

云端驾驶员

本报记者 赵鹏



中午下班后,王师傅走出驾驶室,习惯性地从高空俯瞰自己负责的吊装区域。



王师傅的工作要在近百米高的狭小空间里完成。



妻子柳兰侠不仅是王师傅的信号员,还是他的安全员。

5时30分,天刚蒙蒙亮,呼啸了一夜的大风终于“偃旗息鼓”。太阳准时从地平线升起,塔吊司机王卫东和在项目任塔吊信号工的妻子柳兰侠麻溜儿地起床、洗漱。从食堂打了份简单的早点,夫妻俩边吃边聊,“万一在上面发现又开始刮大风了,记得及时跟下面汇报。”柳兰侠一如既往地“唠叨”。

6时,通过人脸识别的闸机,夫妻俩前后脚走进中建三局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施工现场。无人指挥不吊、信号不清不吊、重量未知不举升……早班会上,塔吊领班将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事项再次宣讲了一遍。行里有“十不吊”的规矩,都是安全作业的硬性保障。“70后”的王卫东从业近12年,年轻人都礼貌地称他“王师傅”。“安全无小事,尽管各种规则已烂熟于心,但‘上车’前,还是要把注意事项在心里‘过一遍’。”王卫东说。

6时30分,来到位于项目东南角的2号塔吊下,王师傅系好安全绳开始攀爬塔吊。相比花了近半小时才成功“登顶”的记者,经验丰富的王师傅没用5分钟,就打开了位于70多米高空的塔吊驾驶室大门。

6时35分,王师傅将一床被子在座椅上铺成靠垫形状,随后开始依次检查标准节及连接情况、套架及滚轮、液压顶升系统、回转系统、回转塔身、塔尖、平衡臂、起重臂、驾驶室、吊钩等部位,确认无故障。“驾驶室不到2平方米,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管什么靠垫也没有被子垫着舒服。”王师傅将这个塔吊司机间的“不传之秘”悄悄告诉了记者。去年9月入场至今,他已经在工地上连续奋斗了近8个月。

塔吊是“塔吊起重机的简称,塔吊作业可以说是施工现场排第一的特殊工种。距离地面高度约有二三十层楼高,靠近蓝天,俯瞰地面,塔吊司机也被人诗意地称为“高空舞者”。但只有“王卫东”们才知道,要在近百米高的狭小空间里精细操作,需要付出多少。从肤色上看,王师傅明显比媳妇儿要黑出好几个“色号”。在高空作业玻璃屋里,紫外线晒得最足,水喝得却少。有人说,在工地晒得倍儿黑,嘴唇老有干皮的,八成就是塔吊司机。

6时45分,对讲机响起,“王师傅,起钩!”“一档起!”“慢落!”妻子柳兰侠此时是严肃认真的信号员,根据她的指令,王卫东缓缓操作起重臂,在信号指挥和吊钩可视化系统的帮助下,顺利吊起当天的第一捆钢筋。“塔吊吊装责任重大,工作中我们绝不开玩笑,所以干活时我对他的称呼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王师傅’。”柳兰侠说。左转弯、出钩、落钩、钩减速……在蓝天大地之间,一捆捆灰色的钢筋和红色的定型化钢制安全网片被接连吊装到了人大通州新校区艺术学院的楼上。

“预计5月,这几幢楼就都要开始进行外立面吊装和内部装饰装修了。这些钢筋和安全网片都是为前期工作准备的。”王卫东对校区的施工进度了然于心。用不了多久,人大通州新校区的钢铁框架将逐渐“隐身”,化好“新妆容”的这几幢大楼,将以崭新形象首次示人。

11时,太阳已接近正南方向,王师傅完成了上午最后一次材料吊装。“上午成绩还不错,吊装了得有20次。等我收拾收拾,下来咱俩去吃饭。”结束了上午的工作,王师傅终于和妻子说了一句工作之外的话。

这样的工作节奏,对王师傅来说是家常便饭。在工程最忙碌的时候,他一天吊装作业能超过60次。

13时,在复盘上午工作不足之处后,王师傅再次登上塔吊,在妻子的指挥下开启了新一轮吊装工作。

17时30分,结束了一天工作,老王先在驾驶室里活动活动手脚,再小心地爬下塔吊。还没等歇会儿,加班通知来了。“明白!这种重大工程,我们更要保证工程进度。”他预计今年“五一”要过个真正的“劳动节”了。

18时30分,在西斜的落日余晖映照下,吃完晚饭后,老王再次爬上塔吊准备挑灯夜战。

19时30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街上车流滚滚,塔吊对面的几幢大楼内灯火通明。“虽然有点累,但想到还有很多人和自己一起努力,心里就能攒出劲来接着干。”老王言语朴实。

22时,王师傅关闭吊钩可视化系统,沿着塔吊通道返回地面。忙碌的一天结束了。这一天,老王顺利完成了约50次吊装。

自去年项目开工伊始,占地约1600亩的人大通州新校区已在副中心拔地而起。在王师傅等塔吊司机的努力下,中建三局已将8000多吨钢结构和6400多吨钢筋吊装至新闻学院楼、艺术学院楼、未来传播创新中心三大学部楼,撑起人大通州新校区的“钢铁脊梁”,新校区即将在副中心掀开新篇章。



上车前的各项安全检查绝不少。



70多米高的塔吊,经验丰富的王师傅不到五分钟就能“登顶”。



手持操作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中午,夫妻俩回到宿舍简单吃口饭。